

凤歌◎著

陆渐禁制尽破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金刚一脉终  
得传人，谷缜洒然赴死，却将陆渐抛入更大  
迷局，奇变丛生，英雄出世，高潮爆发，不负期待

# 沧 海

Cang Hai

IV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◎ 凤歌 · 著

# 沧 海

Cang Hai

IV

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沧海 IV/凤歌著. -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07.8

ISBN 978-7-5366-8999-2

I. 沧… II. 凤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20645号

## 沧海IV

CANGHAI IV

凤 歌 著

---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于 桐

责任编辑: 饶 亚 罗 乐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装帧设计: 引文馆 · 闫薇薇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670mm × 970mm 1/16 印张: 16.5 字数: 220千字

2007年8月第一版 200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0 000

定价: 20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CONTENTS 目录



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1   | 北落师门<br>(续) | 13  | 心碎  |
| 247 | 婚变          | 31  | 博弈  |
| 225 | 回乡          | 50  | 第四律 |
| 196 | 财神          | 69  | 六识  |
| 174 | 冤洗          | 89  | 天柱  |
| 150 | 斗鹿          | 105 | 谷神  |
| 129 | 破壁          |     |     |





## 北落师门(续)

饶是谷缜镇定过人，乍见此蛇，也不由两眼睁大，气不敢出，眼看着那条怪蟒嗤嗤吐着蛇信，旋风般盘起一座蛇阵，上下两丈，血红蛇眼静静盯着北落师门。

北落师门口一松，前爪忽挑，将那枚紫芝远远挑出。只听嗤的一声，蛇头骤晃，向紫芝噬到。

北落师门忌惮蛇头高昂，不易跃上，有意抛出紫芝，诱那蟒蛇低头。蛇头甫低，它便跳将上去，挥爪要抓，狂飙忽起，粗大蛇尾疾扫而至，北落师门立足未稳，便被千钧之力远远抛出，凌空翻身，悄然着地，身如弯弓，发出尖声厉叫，湛蓝双眸迸出灼灼凶光。

嗤的一声，怪蟒忽地转头，盯着谷缜，嗤嗤尖啸，大有愤怒之意。

谷缜猜到怪蟒此来，必和北落师门及紫芝有关，不由瞪了那猫儿一眼，心中大骂。原来他所服紫芝，本是一件异宝，禀受山水灵气、日月精华，经历数百岁月始才成形，能够益气轻身，固本培元，治不治之症，愈不愈之伤。因其神异，芝成之日，禽兽觊觎，一场争斗下来，终被这怪蟒所占据。

北落师门亦是灵兽，得知紫芝所在，仗着小巧多智，趁怪蟒外出觅食，前往偷食。怪蟒先时不觉，岂料北落师门贪得无厌，不但自吃，还带回送人。紫芝本就稀少，不出数日，所剩无几。怪蟒知觉之后，怒不可遏，不吃不喝，终日潜伏在巢窟附近，北落师门再去，立时与之遭遇。

怪蟒千年寿元，灵异无比，北落师门使尽解数，也难取胜，但这猫儿行事强梁，不占便宜决不罢休，既然不能取胜，便于蛇吻下掠走一枚紫芝。怪蟒不肯罢休，一路追来。谷缜亦曾服食紫芝，沾染紫芝香气，怪蟒嗅得，愤怒欲狂，巨口张大，露出长剑般一对尖牙，蓦地将头一晃，闪电般向谷缜噬来。

谷缜忙使“猫王步”，闪开蛇吻，翻身跃上蛇颈，大喝一声，伸拳要击，不料那蛇将头一甩，谷缜如遭电击，似乎浑身上下几百根骨头都要散架，身不由主跌出两丈。所幸他多日磨炼，矫捷许多，落地一滚，又闪过蛇尾扫击，尚未起身，蛇口又至，腥风毒气，中人欲呕。

一声厉叫，北落师门跃上蛇背，猛抓蛇身，但那蛇鳞坚硬，只留下五道淡淡白痕。但怪蟒对这灵猫十分忌惮，霎时弃了谷缜，头尾齐至，北落师门不敢硬挡，纵身跳开。

双方疾如旋风，往来缠斗，那蟒力大无穷，攻守灵动，以一敌二，竟然不落上风；而这三者之中，又以谷缜最弱，屡屡遭受惊险，不由得心念疾转：“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‘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皆至’，这条蛇大约就是‘率然’之类，所盘蛇阵暗合兵法，首尾呼应，十分难以对付。当务之急，便是破掉它的蛇阵。”目光一转，忽见那枚紫芝就在不远，怪蟒和北落师门相持，不及夺回。谷缜想了想，举目再看，遥见一株参天桧树，三人合抱，高出林表，大有凌云之势。

谷缜心念疾转，忽使“猫王步”，贴地抄起紫芝，直奔桧树而去。怪蟒发出嗤嗤怒啸，奔行如风，随后追赶，但北落师门从旁袭扰，怪蟒且斗且走，追到桧树下方，谷缜早已爬到树腰。怪蟒缠绕树干，急游上树，谷缜在前攀爬，耳听得嗤嗤蛇啸，越逼越近，不由得手足发软。这时忽听一声猫叫，北落师门跳上蛇头，只一爪，怪蛇左眼便流出血来。

原来怪蟒盘绕树干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首尾不能呼应，蛇阵顿时被破，蛇阵一破，既不能摇头甩掉对手，也不能摆尾攻敌，要害处尽皆暴露在北落师门爪下。它左眼受损，一时痛极，逆转身形，欲要退回，不防北落师门将口对准其眼角伤口，身子鼓胀数倍，雪白长毛根根耸起，旋即收缩如初，乍胀乍缩，将一口气吹入伤口之中。怪蟒头上应势鼓起一个大包，抑且

越胀越大。怪蟒尖啸不已，拼命扭动，俨然遭受极大痛苦。

谷缜瞧得暗暗称绝。原来那蛇年岁已久，鳞甲坚厚，北落师门纵有裂骨分筋的手段，也难伤它，此次能够抓破蛇眼，全因为蛇阵被破，出其不意，一旦怪蟒闭上双眼，落回地面，决计伤不了它。不料北落师门别出心裁，由细微伤口鼓入空气，顷刻间竟令怪蟒皮肉分离，遭受重创。

只听呼噜呼噜之声不绝，北落师门有如一口气箱，身子忽胀忽缩，将气不住鼓入蟒蛇体内。那蟒眼瞧着膨胀起来，倏尔松开树干，重重跌落，激起泥土四溅。北落师门得势不让，任它如何翻滚，始终抱住蛇头，大力鼓气，那蟒身亦是越胀越粗，纵然落地，也不能如以往一般扭曲翻腾，体内痛苦难当，恨不能一死了之，更不用说盘成蛇阵了。

不多时，那蟒胀粗了一倍有余，腹大如鼓，眼珠进出。北落师门这才跳开，蜷缩一旁喘气。谷缜却怕怪蟒临死反噬，不敢向前，过一个时辰，见其不动，始才滑下树来，拨弄蟒身，却已死去多时了。

谷缜望那死蛇，只觉不可思议，又想这几日与禽兽为伍，离尘绝俗，颇得隐士之乐。然而沉冤未洗，陆、姚二人生死不明，实在不是逸乐游玩的时候。如今“猫王步”小成，又有灵猫相助，上古异蛇尚且授首，各方强敌，何足为惧。

想到这里，谷缜豪气陡生，稍事歇息，将北落师门挑在肩上，向南方大步走去。

行走一夜，鸡声报晓，晨曦初露，天地在蒙蒙微光中慢慢变亮。谷缜立在山口，极目眺望，平林漠漠，烟云如织，茅庐炊烟淡如水墨，在穹隆中画出数点苍痕，阡陌水渠则如棋盘纵横，将原野分割成无数细小方块，一望无际。

谷缜数日来首次见到尘俗景象，心中忽生感慨：“这大千世界何尝不就是一方广大棋盘，其中的芸芸众生，不过是造物手中的双陆棋子，任由摆布罢了……”

叹息一阵，下了山冈，摸索身周，分文也无，敢情被擒之后，随身物品均被白湘瑶搜去，所幸谷缜早有防备，将传国玺诏、财神指环藏在别处，才没落入对方手里。谷缜询问路人，得知桐城就在不远，不由付道：“这几年

桐城赵守真、江船之、姚中行，个个大发横财，老子若不打打秋风，岂非不讲义气。”

一念及此，微微一笑，沿路前行，不久便入桐城，来到城东“真字绸庄”之外。这货栈是桐城首富赵守真开设，从生丝到绣货，无不收罗转卖，方圆数百里的蚕农织户均知赵大官人的大名。此时绸庄门庭若市，客商进出，落到谷镇眼里，这些客商仿佛不是真人，而是一个个硕大元宝，骨碌碌滚进庄内，叫人瞧着，十分惬意。

谷镇正要入内，门首伙计见瞧他衣衫脏破，当即拦道：“叫花子，做什么？”

“能做什么？”谷镇笑道，“自是买绸缎了。”那伙计瞧他一眼，心中狐疑，说道：“本庄只做大买卖，少于一百斤生丝、五十匹缎子的生意，断然不做。若要买缎子做衣服头巾，奉劝你沿街直走，转过街角，左边正数第三间便是绸缎铺子。”

谷镇见这伙计眼角势利，不由笑道：“狗眼瞧人低，你怎么就知道爷爷不做大买卖？”那伙计鼻子里哼了声，神色冷淡。谷镇看他一眼，径直入内，那伙计伸手去拦，谷镇将身一晃，伙计拦空，谷镇已到他身后，蓦地跳起，大咧咧往柜台上一坐，叫道：“掌柜，掌柜。”

这一下满堂皆惊，一众伙计掌柜叫骂起来，尽往前拥，谷镇一只泥脚踩住柜台，高叫道：“怎么，这是卖缎子的铺子，还是打架的武馆？”众人均是一愣，那掌柜分开人群，上前道：“阁下要买缎子？”谷镇笑道：“不错，先买五万匹缎子来揩脚。”

那掌柜面露愠色，喝道：“你这人好无礼？别说小庄没有这么多存货，就算是有，哪有拿来揩脚的道理？”

“到底是小本经营！”谷镇摆手道，“也罢，不为难你了。如此吧，我买一匹缎子，你怎么也要卖我。”那掌柜不耐道：“好好，伙计，给他一匹，打发他出门。”果然有伙计拿来一匹彩缎，谷镇瞧也不瞧，丢在一边，笑道：“打发叫花子么？我要的缎子，与众不同。”

那掌柜见他衣衫虽破，言谈举止却不同凡俗，微觉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怎么不同？”谷镇道：“我要的缎子，长五丈，宽四尺，重半两，你庄里有



么？”那掌柜脸色一变，目光闪烁，蓦地摇头道：“哪有这种缎子？五丈长，四尺宽，少说也有一斤来重，若说只重半两，闻所未闻；敝庄店小货贫，更无这等宝物。”

谷缜笑道：“你没有，赵守真有啊。”

那掌柜脸色又变，迟疑道：“敢问足下是……”谷缜笑道：“你管我是谁，只管告诉赵守真，有人向他讨‘天孙锦’来了，若不给，便拿二万两银子出来。”

那掌柜心中七上八下，好生惊疑。原来赵守真确有一幅“天孙锦”，长五丈、宽四尺，丝质奇特，不足半两，织造之美，巧夺天工。赵守真引为镇宅之宝，极少人知，这人公然来讨，要么是仇家，要么便是赵守真极要好的朋友，若是朋友，得罪不得。掌柜不敢怠慢，忙道：“足下不报身份，我怎么禀告主人？”谷缜笑道：“你只管跟他说，八字头的爷爷来了。”

掌柜不知谷缜底细，不敢怠慢，找来一名伙计，低声交代两句。

那伙计去后，谷缜仍跷腿坐在柜上，笑嘻嘻的，绸庄内外，凡人均比他矮了一头，就如柜台上供着的一尊菩萨。

谷缜闹了一阵，正觉无聊，忽见门外进来三人，老少不一，三人见谷缜坐着柜台，均是愕愕，随即微微皱眉，其中一人叫道：“店家，拿六十匹上好彩缎。”

谷缜眼利，瞧见三人腰上均绣了三道银线，正是先天“乾”卦的图案。谷缜认得这图案是西城天部的标志，但凡西城弟子，部主以下分为金银紫青四品，这三人带绣银丝，品位不低。

思量中，掌柜已调来锦缎，那三名天部弟子匆匆付了账，将锦缎搬上马车，打马去了。谷缜心中好奇：“天部买这么多缎子作甚？急匆匆的，似乎赶着去做什么坏事。”当下跳下柜台，纵出门外，忽见一骑飞来，骑士高叫道：“谷爷，谷爷。”谷缜闻言笑道：“你这么叫，令爱怕是不大高兴。”原来那人读音不准，谷字读成平声，听来就如“姑爷”一般。

那人啼笑皆非，跳下马来，骂道：“你这人真是天生的强盗，又要我的宝贝，又要我的银子，如今还打我女儿的主意，可惜这主意岔了，赵某连生三个，都是儿子。”庄内的掌柜伙计闻声，都从堂中出来，向那人行礼，来人



正是绸庄主人赵守真。

谷缜摆手道：“宝贝、银子暂且不说，先借你马匹一用。”说罢夺过缰绳，翻身上去，笑道：“二万两银子且记下了，待我忙过这一阵，再来领取。”

赵守真目定口呆，张口欲问，谷缜早已挥鞭打马，比箭还疾，驰出南门，遥见那辆马车奔驰正急。谷缜远远尾随，行了约莫五十里地，马车停在道边，道旁苍松错列，绿意森森，林前聚了二三十名天部弟子，为首一人正是沈秀，他脚伤未愈，左手拄杖，右手摇着一把羽扇，左右麾指，念念有词。

谷缜远远下马，藏在草中，暗骂道：“这龟孙子羽扇纶巾，当自己是诸葛孔明么？”心念未绝，忽见一名天部弟子疾逾奔马，沿官道奔到沈秀身前，诉说几句，沈秀将手一挥，天部弟子呼地散入两旁松林，立时大道空旷，寂无一人。

谷缜正奇，忽听鸾铃声响，转眼望去，远处道上来了一行人马，居中是一辆华丽马车，两名驾车男子均是东岛弟子，施妙妙、谷萍儿各骑白马，一左一右，护着马车。

谷缜恍然大悟，沈秀率人埋伏，必是针对这东岛一行，而瞧目下情形，施妙妙等人全然不知危险将近。谷缜心念疾转，寻思倘若露面提醒，不啻于自投罗网；留书提醒，眼下又无纸币。施妙妙虽然无情，谷萍儿纵是无义，但眼睁睁瞧着二人落入沈秀陷阱，谷缜又觉十分不忍。

车马逼近，谷缜心念电转，忽将北落师门放在一边，低声道：“贼猫儿，躲好了，不要出来。”那猫理也不理，蜷在草中，眯眼瞌睡。

谷缜见它貌似听从，舒一口气，跳入附近水田，只一滚，满身满脸都是污泥，又将头发披下，搭在脸上，而后跳至道中，哇哇大哭，边哭边滚，裹得一身泥灰，益发脏污难辨。

东岛诸人吃了一惊，一名弟子喝道：“臭乞丐，疯了么？”谷缜披头散发，浑身泥浆，绝似落魄乞儿，只是哭着翻滚，从左到右，从右到左，始终占住道路，不令东岛马匹经过。

那弟子大怒，取鞭欲抽，忽听施妙妙道：“住手。”纵身下马，看看谷缜，皱眉道：“你这人，哭什么？”谷缜听她语调温柔，不觉心头一暖，嘴里却大叫道：“我不活啦，不活啦！”

施妙妙怪道：“好端端的，怎么不活啦？”谷缜道：“我爹妈死了，媳妇儿跟人家跑啦，妹子不给我饭吃，赶我出来……”他初时不过作戏，说了几句，想起这些年的遭遇，凄惨处犹有过之，竟尔引动衷肠，真个泪如泉涌，放声大哭。

施妙妙听得心酸，叹口气，取块银子，塞到谷缜手里，说道：“乖乖的，别哭了，来，给你钱。”谷缜左手攥住银子，右手攥把鼻涕，止住了哭，憨道：“姐姐，这个白花花的，我家也有，能换好多果子糖吃……”施妙妙见他傻里傻气，不觉哑然，谷萍儿却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人分明是个傻子？无怪丢了媳妇，还被妹子赶出来。哼，他若也算男子汉大丈夫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、如来佛祖呢。”

施妙妙听得满心不是滋味，转身道：“萍儿，他这么可怜，你还笑他？”谷萍儿撇嘴道：“他自己傻，怪得了谁？妙妙姐，你心肠好，换了我呀，先给他两个嘴巴子，将他打清醒些。”

施妙妙心中有气，扬声道：“萍儿，你心有怨气，冲我来便是，干么撒在别人身上？”谷萍儿眼圈儿一红，蓦地高声道：“我有怨气又怎的，哼，他，他若有个长短，我作鬼也不饶你……”施妙妙脸色发白，朱唇颤抖，睫毛一颤，忽地滴下两点泪珠。

忽听马车里有女子温言道：“好啦好啦，有什么好争，趁早赶路才是。”谷萍儿没好气道：“赶什么路？找了三四天，连人影儿也没有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小嘴颤抖，妙目一瞬，也流下泪来。

白湘瑶撩开车帘，将谷萍儿搂在怀里，叹道：“他或许逃进深山，不敢出来……”谷萍儿经她一劝，越发哭得厉害，伏在白湘瑶肩上，呜咽道：“山里那么多野兽，他又没本事……”施妙妙听得心中酸溜溜的，蓦地赌气道：“那种人啊，被野兽吃了也活该……”谷萍儿转过头来，狠狠瞪她，施妙妙并不回避，四目相对，似有火光。

白湘瑶微露浅笑，说道：“萍儿别淘气啦，咱们再找一天，找不到，那也是天意。”施妙妙闻言，黯然低头，谷萍儿却瞪着母亲，柳眉挑起，噘着小嘴，眉间神色极是倔强。

忽听一名东岛弟子怒道：“臭乞丐，拿了银子，还不快滚？”谷缜道声



“好”，却不动弹，忽地笑道：“你要去玩藏猫猫么？”那弟子更怒，骂道：“我藏你爷爷……”谷缜道：“我爷爷藏在一个土包包下头，你藏那儿，别人一定找不到。”东岛弟子道：“什么土包包？”另一个弟子笑道：“杨青，这傻子咒你死呢，土包包就是坟墓，他爷爷早死啦，你藏土包包下面，哈哈，有趣有趣……”杨青恼羞成怒，抬脚便踢，施妙妙伸手扣住他肩井，杨青脚在半空，竟踢不出去。

施妙妙向谷缜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让开路，我们要过去。”谷缜道：“你也玩藏猫猫？”施妙妙见他缠夹不清，渐感不耐，说道：“我们不藏猫猫，你也别胡闹。”谷缜道：“你们不玩，过去作甚？前面的人玩得好好的，你们去了，就藏不成了……”

施妙妙莫名其妙，白湘瑶母女却饶有心机，闻言心凛，谷萍儿抹泪笑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说前面有人藏猫猫，是些什么样子的人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谷缜却怕她走近瞧破，又故意撒疯，滚来滚去。谷萍儿连问几句，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心中有气，与白湘瑶换了一个眼色，蓦地叫道：“哪方同道，何必藏头露尾的，不妨出来一见。”

一声叫罢，前方仍是寂然。谷萍儿冷笑道：“妈，有道是‘逢林莫入’，前面这么大片林子，咱们不如绕道而行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忽听哈哈一笑，沈秀率领天部众人从林中奔将出来，缎匹展开，五颜六色，斑斓夺目。

谷萍儿见了沈秀，便想起“五谷通明散”来，抿嘴一笑：“唉，又是你呀？”沈秀见她玉雪肌肤，媚态入骨，心头一阵痒痒：“我阅女无数，如此妖媚女子却是少见，姚师妹也算美人，但说到‘媚’字，这小妞儿却更胜一筹。”当下摇扇笑道：“小子沈秀，忝为天部少主，谷夫人与小姐国色天香，小子心甚向往，只恨福缘浅薄，卒难亲近。今奉家父之命，与二位相会此间，可谓天赐巧缘，还望夫人与小姐屈移芳驾，盘桓数日，以解小子渴慕之情。”

他言辞轻佻，语含猥亵，谷萍儿笑容一敛，眼中透出冷峻之色，白湘瑶却是眉飞眼动，脉脉含笑，惹得沈秀神为之飞，但听她笑道：“沈舟虚是你爹？”沈秀忙笑道：“正是家父。”白湘瑶点头道：“沈瘸子奈何不得神通，便



让你为难我们这些妇孺，扰乱他的心神，是不是？”

沈秀笑笑，不置可否。一转眼，忽见施妙妙目光冷冷，素手把玩两枚银鲤，便道：“施姑娘的‘千鳞’纵然厉害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还是不要妄动的好。”

施妙妙哼一声，蓦地抬手，满天银雨，射向沈秀。沈秀笑摇羽扇，身旁却抢出两名弟子，抖出锦缎，结成大幕，银鳞射在幕上，簌簌而落。

沈秀摇扇笑道：“柔能克刚，施姑娘不知这个道理么？”施妙妙咬咬嘴唇，一张手，四枚银鲤射出。四名天部弟子应势涌上，手中彩绸翻飞，哪知立足未定，两名弟子失声惨叫，丢了绸缎，栽倒在地。原来鳞至半空，施妙妙潜运磁劲，若干银鳞绕过锦缎，射中持缎弟子。

沈秀俊脸陡沉，叫道：“布好阵势，勿要轻敌。”天部众人应命散开。施妙妙见其三三两两，错落有致，暗合先天义理，分明是一路奇门阵法，不觉心头凛然，握住六枚银鲤，扬手打出。

天部众人随沈秀呼喝，或是前奔，或是后退，或是高高纵跃，或是滚地向前，各以绸缎遮蔽同伴，“千鳞”之术纵然奇诡多变，但对方遮拦严密，鳞片即便绕过一道锦障，后续锦障也会立时补上。

施妙妙再三无功，篮子里银鲤渐少，不觉额间见汗，望着锦浪翻腾，缓缓逼来。

“施姑娘，阵法如何？”沈秀呵呵笑道，“这‘天机云锦阵’本是家父创来对付‘千鳞’的。只可惜阵法虽成，‘千鳞’之术却后继乏人。想当初，东岛一代之中，‘十鲤’高手便不下十人，万鳞齐发，何其壮观。现如今人凋零，竟只剩下一个仅会‘六鲤’的小女孩儿了。”

他故意出声扰乱施妙妙心神，施妙妙抿着嘴，默默听那声音来处，蓦地飞身跳起，抖手发出“六鲤”。锦障纷纷拦至，但施妙妙这一击去势惊人，嗤嗤射穿两层锦障，始才衰弱，叮叮叮落在沈秀身前。

沈秀进出一身冷汗，后移两步，冷笑道：“施姑娘好本事，可惜‘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’，再说了，姑娘这一轮下来，篮中的‘银鲤’怕亦不多了。”

施妙妙挥袖飘落，神色淡然，轻轻一掠秀发，说道：“杨青、郑自然。”二名东岛弟子答应，施妙妙道：“你们两个，护送夫人小姐先走。”



二人惊道：“施尊主。”施妙妙道：“事关我岛兴衰，不得抗命。”她语调虽然平和，神色间却自有一种威严，叫人无法抗拒。杨、郑二人钢牙紧咬，流露悲愤之色。谷萍儿忽地冷笑道：“妙妙姐，你不要小瞧人了？”倏地掠出，双手一分，撒出两把“无相锥”，趁天部弟子移阵抵挡，奔近锦障，左手白光一闪，嗤的一声，一幅锦障裂成两半。

沈秀吃了一惊，只见谷萍儿掌中一口短剑寒气森森，沉如秋水，知是宝剑，若任她一路划来，必将这‘天机云锦阵’割得七零八落。当即隐身一幅锦障后面，张手射出一蓬银丝。

谷萍儿胆识虽佳，江湖阅历却浅，一时赌气，闯入阵中，但见锦绣翻飞，五光十色，顿觉目不暇接，心神迷乱，那银丝又是无声而至，谷萍儿猝不及防，顿被裹住，心中慌乱，举剑便划，她掌中短剑名为“分潮”，分涛裂浪，锋利绝伦，只一划，便划断数十茎蚕丝。沈秀却不容她宝剑再挥，“天罗”又发，缠住剑柄，运劲一拽，谷萍儿短剑脱手，眼前银丝流动，第三张“天罗”压顶罩来，将她层层缚住。

谷萍儿又惊又气，奋力挣扎，不想那张网越挣越紧。沈秀哈哈大笑，正要擒捉，眼前银光忽闪。沈秀吃惊，放开天罗，疾往后撤，身旁弟子见机奇快，锦障掩至，嗤嗤几声，拦下数百片银鳞。

施妙妙逼退沈秀，俯身扶起谷萍儿，谷萍儿喜不自胜，叫声“妙妙姐”，便流下泪来。施妙妙见她泪脸，亦气亦怜，目光转动，但见锦障蔽天，丝光起伏，形如潮波纵涌，海涛倒立，心知自己若在阵外，凭借“千鳞”远攻，虽不能胜，也不会败，一旦入阵，不啻于自投罗网。

忽听沈秀笑道：“施姑娘，进阵容易出阵难，还是乖乖投降的好。”施妙妙不做一声，凝神寻他藏身之处，但沈秀学乖了，使出“流音术”，声音忽左忽右，难以捉摸，正觉心急，疾风陡来，两面锦障如两道软墙，翻转逼来。

施妙妙扬手撒出六只银鲤，左方锦障后一声闷哼，有人受伤，来势一缓，右面锦障却如云坠天倾，直直压来。施妙妙心知一被罩住，大势去矣，挽着谷萍儿，飞身后掠，不料两幅锦障从后挡来。施妙妙反掌劈中锦障，却觉柔韧万端，似有一股潜劲，将她掌劲卸开，施妙妙吃了一惊，娇叱一声：“周流天劲？”

“周流天劲”为天部神通之源，如非禽兽毛发、蚕丝蛛缕不能传递，这些锦缎均是蚕丝织成，运用者又是天部弟子，“周流天劲”注入锦中，将这数十匹锦缎化为一张张“天罗”，柔韧无比，无怪以“千鳞”之利，也难攻破。

施妙妙明白此理，心下微乱，寻思谷萍儿若有“分潮”剑在手，尚可一战，如今又被沈秀夺去，真可谓智力俱穷。思忖间，左冲右突，均被锦障拦回，不多时，二女香汗淋漓，娇喘微微，四周彩浪翻滚越急，腾挪间隙更加仄小，忽听沈秀又笑道：“二位姑娘美如天仙，我见犹怜，何苦冥顽不化，若然有个好歹，伤着二位凝玉般的身子，沈某于心何忍……”他心中得意，一面指挥围堵，一面风言风语，扰乱二女心神。

施妙妙果然中计，越听越怒，忽地纵起，径向声起处奔突。一不留神，沈秀觑空儿发出“天罗”，施妙妙避让不开，竟被缠住脚踝，不及挣脱，眼前忽暗，一面锦障凌空罩下，将她裹住。挣扎片刻，锦缎掀开，忽见沈秀眼神猥亵，望着自己，笑道：“施姑娘，幸会幸会。”说着竟伸手来摸她脸。施妙妙怒极，迎面啐了一口唾沫。沈秀让过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姑娘不让我摸，我偏要摸一摸。”故意慢慢伸手，双眼却一霎不霎，凝视施妙妙。

施妙妙望着那只臭手，羞怒已极，眼前一阵昏黑。沈秀见她神色，越发得意，正想大施淫猥，身旁一名衣带绣金的老者忽道：“少主，部主命我等擒拿谷神通的妻女，却没吩咐少主别的。”沈秀眉头大皱，瞥那老者一眼，再瞧其他弟子，大多数一脸不以为然，当即眼珠一转，笑笑起身，说道：“吴长老，我与施姑娘闹着玩呢。”说着转过身来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谷夫人，可只剩你啦。”

施妙妙闻言一惊，转眼望去，但见谷萍儿也被几匹缎子裹成粽子，见她望来，落泪道：“妙妙姐，只怪我害了你。”

施妙妙见她自责，暗自苦笑：“这会儿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？怕只怕，落到这姓沈的恶人手中，便求一死，也不得清白……”心头蓦地闪过谷夔的笑脸，胸中剧痛，两行热泪滚落双颊。

两名东岛弟子武功不弱，较之施妙妙却差了不止一筹，此时对视一眼，均起拼死之心，各自拔出刀剑，护在白湘瑶两侧。白湘瑶忽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杨青，郑自然，放下兵刃。”二人一愣，大觉不解，但既有令，也不

敢违背，当啷两声，抛下刀剑。

沈秀亦是奇怪，笑道：“谷夫人要亲自出手？很好很好，沈某正想领教。”白湘瑶笑笑，摇头道：“哪里话，沈公子少年英俊，奴家一介弱女子，岂敢冒犯虎威。”

众人越觉糊涂，沈秀笑道：“小子愚钝，还请夫人明言。”白湘瑶笑道：“还用说么？事已至此，奴家也只有任凭沈公子处置啦。”说着眼波流转，水光涟涟，沈秀瞧在眼里，痒在心头，听到“任凭沈公子处置”一句，更觉筋骨酥软，身子也轻了几斤，当下摇扇大笑，说道：“夫人果真长了几岁，见识不凡。”

白湘瑶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奴家虽凭处置，却有一言相告，沈公子要不要听？”沈秀笑道：“请说，请说。”白湘瑶笑道：“拙夫性子不好，若我娘儿们受了委屈，只怕不但天部覆灭，西城除名，沈公子想得一具全尸，也不容易。”她神态温柔，言语淡然，却不知为何，话中之意却令沈秀心子一跳，干笑道：“夫人言重了，谷岛王威震寰宇，小子素来敬畏，只要夫人小姐不与小子为难，小子又岂敢让令母女受半点委屈。”

“好！”白湘瑶笑道：“我随你去见沈舟虚便是。”杨青、郑自然闻言大惊，失声叫道：“夫人。”白湘瑶摇头道：“眼下形势，敌强我弱，你二人速速离开，告知岛王，神通自有主张。”

杨、郑二人均露出悲愤之色，站立不动。白湘瑶秀目一寒，忽地叱道：“还不快走？”二人泪如雨落，双双一揖，转身便走。沈秀有意让消息传出，震慑东岛，故而笑吟吟任其离开，也不阻拦。





白湘瑶见二人去远，方要转身，忽觉有人拉扯衣襟，低头一看，却是那名乞丐，白湘瑶皱眉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谷缜憨憨道：“我要说话。”白湘瑶怪道：“说什么话？”谷缜笑道：“我什么话都会说，人话，狗话，猪话，鸟话，样样都会。”

天部众人均是大笑，均想：“当真是个傻子。”沈秀生平最爱戏弄弱者，当即笑道：“你会说猪话，狗话，会不会学狗爬？”谷缜笑道：“会呀会呀，我爬给你看……”当真手脚着地，如狗儿般爬向沈秀。

众人见状大笑。沈秀志得意满，见了这么一个活宝，有心取乐，摇扇笑道：“乖狗儿，再叫我一声好爷爷，我给你糖吃。”谷缜嘻嘻笑道：“我爷爷又老又丑，公子哥哥却长得好看，就像我妈一样……”沈秀初时听这傻乞丐赞自己好看，甚是得意，听到后面一句，却是脸色陡沉，怒道：“臭乞丐，你想死么？”谷缜笑道：“我不想死，我想骑大马，公子哥哥，你借我骑一骑好么？”

沈秀勃然大怒，飞起一脚，想要踢死谷缜，不料谷缜忽往左闪。沈秀一脚踢空，暗叫不好，目光方转，那“乞丐”恰似换了一人，身如疾电，已向右纵，两旁天部弟子阻拦不及，抬眼间，谷缜已跨在沈秀颈上，左手扼住沈秀咽喉，右手二指如钩，扣住沈秀双目。

沈秀双眼剧痛，只听谷缜笑道：“公子哥哥，动不得，你一动，可就成了